



主编
韩忠良
林建法

布老虎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中篇小说

【2004】冬之卷

回家·魏 微
酒还没醒·李春平
献给马勃的挽歌·王 手
一个弱智女的自白·奚旭初
樱桃满树(下部)·尤凤伟





-51

布老虎

中篇小说

【2004】冬之卷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79.5

1/103

© 韩忠良 林建法 200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布老虎中篇小说·2004·冬之卷/韩忠良, 林建法主编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4. 12

ISBN 7-5313-2824-0

I. 布… II. ①韩… ②林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12528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390 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 www.chinachunfeng.net

布老虎中篇小说电邮: chunfengwenyi@vip.sina.com

沈阳市北陵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8mm × 215mm

印张: 8.125 插页: 2

字数: 206 千字

印数: 1—12 000 册

2004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常 晶 张玉虹

责任校对: 白 光

封面设计: 张志伟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18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目 录

回家	魏 微 / 1
酒还没醒	李春平 / 40
献给马勃的挽歌	王 手 / 85
一个弱智女的自白	奚旭初 / 124
樱桃满树	尤凤伟 / 163

回 家

魏 微

一天清晨，小凤从梦中惊醒。她梦见自己坐在一列回家的火车上，同行的翠儿、芳芳都睡着了。车厢里灯光昏暗，小凤四下里看看，心想，我这是到哪里了？

小凤站起来，对面的警察突然醒了，坐起身问道：你干什么？

小凤说，上厕所。

小凤趿着凉拖往厕所走去，她似乎是尿急了，睡眼惺忪地越走越快；几个男人在厕所旁边的车厢衔接处吸烟，他们饶有兴味地打量着小凤，其中一个男人走过来，不知说了句什么，手搭在小凤的胸脯上，小凤拨开他的手，咕哝了一句：死人。

小凤越过了厕所，她看见自己跑起来了，警察也跑。警察在后面大声说着什么，人群突然鸦雀无声了，无数双眼睛朝小凤看起来。小凤慌了，自己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，又疑惑这一切不是真的；人群中有人在嘀咕：怎么看都不像，一个小黄毛丫头。

说话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，小凤仓促中掉过头去，却是

过去的一个熟客；小凤只知道他姓李——或者他姓别的，小凤也不介意。他曾找过小凤几次，后来熟了，就有了规律，每周总来找两次。关系还不错，有时会带她出去吃饭，跟她说些别的，眼睛吧嗒吧嗒地看着她，跟真的似的，小凤便笑，他也笑。

他人其实不坏，花钱也不吝啬，后来小凤到底烦了他，原因在于他有个怪癖，他喜欢小凤叫他爸爸。小凤不能叫，她有爸爸，在老家，老实巴交的一个人，和他年纪一般大。他急了，就会闺女儿子的乱叫一通，末了总逼小凤承认。小凤被逼不过，有时也会叫两声，心里异常地痛苦，一连好几天都不舒服。

小凤把这事跟表姐说了，表姐安慰她道，你太认真了，这类事不能多想的，再做一阵子就好了。

小凤刚入行不久，却也碰见过各式各样客人的需求，都能敷衍过去，单在这件事上不行。小凤就跟表姐说，我还是跟他挑明了吧，赚钱也得有底线，不能太勉强自己。小凤没敢跟表姐说别的，表姐是亲表姐，从小就在小凤家长大——表姐的父母死得早。

小凤是表姐带出来的。说起来，表姐从村子里带出过很多姑娘，都是沾亲带故的。高中毕业那年，小凤也提出跟表姐走，表姐犹豫了一下说，很苦的。

小凤说，我不怕苦。

小凤娘也说，再苦能苦过种田的？

临走的那天早晨，小凤爹坐在墙角抽旱烟。表姐说，舅舅，我带小凤走了。

小凤爹扬手说，去吧。

小凤不能忘记父亲的眼神，那样的苍老，安心。他什么话都用不着说，只扬扬手，就把小凤托付了出去。有一阵子，小凤总是很好奇。她想表姐要是回家了，该怎样面对父亲？——若是他问起了小凤，她该怎样回答？她心里在想些什么？是啊，她整天都在想些什么？

后来，小凤就跟姓李的摊牌了，那人倒也通情达理，只是打趣小凤“缺乏职业训练”，又笑道，你不行，得再练练。小凤谦虚地说是是。临走的时候，小凤抢先买了单，他也没客气，从此换了一家。

小凤再没想到，在这种地方也能碰见熟客，一个萍水相逢的人，他在救她。慌乱之中两人都不能说什么，只是看了一眼——只这一眼，小凤便知道什么都在里头了。小凤继续往前跑，警察跟在后面又嚷了句什么，这一次小凤恍惚听的是抓小偷。小凤的腿一软，打了个趔趄。小凤感到自己哭了，原来她不是别的，她只是小偷！

后来，小凤把这梦跟表姐说了。午后的客堂没什么人，初夏的阳光落在镜子上，白粉墙反射出一团耀眼的光芒。姊妹们陆陆续续地来上班了，闲来无聊，坐在墙角的一张长沙发上看电视。红妹在给一个年轻的男客洗头，两人都对着镜子说话，有一搭无一搭的，像蚊虫的嗡嗡声。

表姐倚在门边的一张椅背上，耐心地听小凤把话讲完；隔了一会儿，她挑挑眉毛说，就这些？

小凤说，我吓了一身冷汗呢。

表姐半晌没说话，她不喜欢小凤讲这些，这个小凤也知道。小凤光表姐五岁，两人曾经是无所不谈的朋友。表姐十六岁就结了婚，一年以后又离婚，她回到小凤家住了半年，就提着革箱出门了。

小凤有点怵表姐，虽然表姐还是原来的表姐；其实表姐也不是原来的表姐，更多的时候，小凤觉得她陌生了，猛一眼看上去，表姐是个机巧利落的女子，伏着椅背冷眼朝街上看，没有人知道她在想些什么。

小凤出来有三个月了，其实做这行才两个月不到。

表姐斜睨了小凤一眼，笑道，你这梦做得奇怪，莫非当小偷是

一件荣耀的事？

小凤觉得汗颜，她听出表姐的弦外之音了，表姐在责备她。表姐曾经说过，各行有各行的规矩，做这行的，不管别人怎样嚼蛆，你首先得尊重自己。有一天夜里，小凤梦见表姐来看她，表姐说，小凤你怎么了？这是你的工作，你首先得自信。

小凤其实挺自信的。来丹阳街三个月了，一天天地在这里晃着，晌午的太阳照下来，不知是不是比别处更明亮些？迎来送往的也都是人，有鼻子和眼睛，有呼吸；一字一句的，说的都是小凤听得懂的话。街两旁的小姐妹们，小凤也大多相熟了，看着她们，小凤就像看见了自己，有时她会觉得，自己也许是生活在一场梦里面。

这一阵子，小凤总在做梦，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梦见了回家的火车，还有警察。小凤在客堂里坐着，下午三四点钟的阳光暖融融地照在脊背上，使她觉得自己像是要睡了，有一瞬间，她似乎又听见了刚才在梦里才听到的火车的轰鸣声，轰鸣声越来越大了，小凤不得不抬起头来。

二

小凤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就在火车上。她这梦做得有点奇怪，环环相扣，到头来却成了现实——其余的人都醒了，翠儿，芳芳，表姐。一男一女两个警察，报社的实习记者沈曼。本来电视台也想做跟踪采访的，后来因故未能成行。

小凤是两天前得知她将要被遣送回家的，递消息的是治安股的一个年轻警察，外号叫“胖胖”。一个星期以来，小凤和分局的人大多熟了，知道他们并不像想象的那般严肃，虽然有时也道貌岸然的。被抓进来的第二天上午，小凤他们列队站在分局的院子里，男队一列，女队一列。男队那边大多低着头，显见很多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几个警察一个个拨开脸面看，倒也找出了不少熟人。

哟，你好你好！最近怎么样？升了吗？

你怎么也在这里？不是出国了吗？

怎么都是熟人？前个还在电视上见着你呢。

也有不能打招呼的，那大多是些神秘人物，装作没看见就过去了。

女队这边则人声鼎沸，掐仗的，说笑的，东张西望的，乱作一团。办公楼的几十个窗户都开着，窗口露出一张张平时不苟言笑的笑脸。几乎所有人都莫名其妙地兴奋着，越来越多的警察迫不及待地从楼上奔下来，围着两列纵队饶有趣味地打量着，有人在抽烟，有人对着女队交头接耳，或许是说了一句玩笑话，几个围成一圈的男女警察哄的一下散开了，弯下腰笑的，追打的，在原地一跃一跃地做着拳击动作的。

媒体的各路人马被挡在院门外，慢性子的门卫正在安抚越来越嘈杂的抱怨声。

急什么？先把他们晾一晾，到时自然会让他们进去的。

散了？找不着人了？你要找谁？你家亲戚？

什么什么？我耳聋，听不见。

院子内外都炸了锅，当天的晚报用“千姿百态，姹紫嫣红”来形容这一热闹景象，直到局长来了。局长是个白白胖胖的中年男子，面相喜气而慈善，那样子不像个局长。局长先是发表了一通讲话，大意是这次“扫黄行动”是由市委直接领导，各有关单位通力协作，比以往更狠，更迅速，目的是改善城市形象，并从根本上遏止这股社会“黄风”。

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小凤她们被领着去体检，治病，挨个挨个找去谈话，接受批评教育，写下忏悔书和保证书。

表姐跟小凤笑道，活该你倒霉，才刚来了几天，就碰上这么一着儿。

小凤说，忏悔书怎么写啊？

表姐说，让芳芳教你。

小凤笑道，她小学还没毕业呢。

表姐也笑：写的溜着呢，一套一套的。

小凤和芳芳住一个房间，有一天晚上，芳芳很内行地说，这次估计是玩真的了，事先一点风都没刮着。

小凤说，刮什么风啊。

芳芳瞟了小凤一眼，不说话了。

芳芳总是这样，她在小凤面前，由不得要做出一副过来人的样子，像有经验的老鸨，小凤心里啐她道，就你？芳芳比小凤早来一年，年岁却小三岁。这样的年龄差距，若是在村子里，小凤是不带她玩的。芳芳长得有点蠢，一年前也就是个懵懵懂懂的孩子，也不晓得打扮。她的反应要比别的姑娘来得迟缓，若是在村路上碰见了，芳芳就会瓮声瓮气地打招呼，小凤姐啊。那时候，小凤觉得她不开窍。

芳芳在发廊里很闹，常会说些不着调的话，引得自己兴奋不已。发廊里有六七个姑娘，都不怎么搭理她，逢着这时候，芳芳就会把手搭过去，说道，小妞，来让大爷摸摸你。大家都笑。

姑娘们处得不错，有点互助互爱的那种，但平时并不怎么交流。有一次，小凤跟芳芳一处说话，不知怎么就说起了家乡，小时候一起玩的小伙伴们都长大了，谁和谁好了，谁和谁结了婚，谁家境困难，谁混得不错。小凤又想起村东头的山坡上有一块荒田，早春时节，田里开满了各种野花，小凤尤其喜欢一种紫颜色的小花，有半个小指头那么大，形状有点像向日葵，比向日葵安静，秀弱，名字叫野草莓。

芳芳听了一会儿，像被谁挠了痒痒似的笑起来，说，我的妈呀，大冬瓜。

小凤朝街上看去，一个矮胖的男人正在街上跑，他穿着风衣，肥硕的身体越发显得像只油桶，径自地往前滚着。芳芳对着那人叫

道，大冬瓜。

那人并没有听见，跑得更快了。芳芳拍着腿笑得喘不过气来，小凤也跟着笑，她觉得芳芳有点假。小凤想自己真是疯了昵，在这种场合讲什么小伙伴，荒田和野花，这么一想，小凤就知道芳芳比她懂，她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傻。

表姐也说芳芳很贼，入行快，心里藏得住事。可是芳芳能有什么事呢？她才十六岁，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，或许本来是有心事的，可是慢慢地烂掉了，人就变轻了。小凤说，芳芳没心没肺的。

表姐说，这样才开心。

芳芳也有另一种时候，一个人远远地坐着，翻翻杂志，或者发呆。有好几次，小凤冷眼望过去，发现芳芳是真的发呆，不像有心事的样子。她是胖胖的苹果脸，阳光从某个角度打过去，看上去有点肿。那一刻，小凤突然觉得芳芳老了，她的神情里有一种停滞缓慢的东西，正一点点地涸出来。

这天晚上，两人聊了一会儿天，芳芳突然说，小凤姐，有男人喜欢过你吗？

小凤正待回答，芳芳说，我是说对你动了感情的。

小凤说，什么叫动了感情的？这个怎么分辨得清呢？

芳芳突然咯咯地笑起来，说起临街一家小饭店里的厨师，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每次去他都要多看她两眼，饭菜的分量也给得足。

小凤说，搭过话没有？

芳芳说，我不知道。

小凤说，什么不知道？

芳芳突然嘟着嘴，向小凤撒娇道，小凤姐，我现在想他了。

两人都爆笑。芳芳把双腿竖起来，把身子弯成一个直角，那样子就像一个小孩子。现在，小凤看着已经熟睡的芳芳，她摊手摊脚的样子，从鼻孔里呼呼地喘出气来。白炽灯光打在这张年轻的、像是历经沧桑的脸上，小凤不知道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。芳芳的

脸并不很白，可是滋润细腻，像是能掐出一汪水来。这一年来，小凤觉得芳芳长开了，不再是以前那个缩头缩脑的小姑娘了。然而……小凤觉得自己想得太多了。

小凤她们被安置在一家简易招待所里，分局在这里设立了临时工作点。每天，看得见便衣警察、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从走廊里穿梭而过。小凤由此看见了丹阳街以外的生活，有时她竟呆呆地想，原来这个世界除了男女之事，还有别的事。一天清晨她醒得早，就推开了窗户，一阵风扑面而来，她把手肘撑在窗沿上，看着窗外来来往往上班的人群，骑着自行车的，坐公交车的……小凤就像魔住了似的，只是看着他们。

小凤说，原来城市是这个样子的。她本该知道城市是什么样子的，来这三个月了，除了丹阳街，她也走过很多地方：大百货公司，自由市场，精品时装屋……视线所及之处，看见的不过都是男人，老的少的，美的丑的，一个个都像是去丹阳街的男人。

然而今天早晨，“王记早食店”里走出一个年轻男子，胳膊底下夹着公文包，看不见的食物从左腮滑到右腮。一个老头儿提着鸟笼子，穿着飘飘欲仙的白绸衣在街上走。一个肘弯里挎着竹篮子的卖花姑娘沿街叫卖：梔子花哎，谁来买梔子花？……丹阳街像是个很遥远的地方，小凤想，真奇怪哎。她就像第一次看见人似的，竟惊讶不已。就像从前的某个中午她突然醒来，懵懵懂懂地走到街上，看到满街的人都在直立行走，她竟吓了一跳，怎么也不能相信，人已经进化了，不再用四肢爬了。

小凤后来想，要不是后来被遣返原籍，呆在招待所的这一个星期实在是值得留恋的。招待所是一幢两层小楼，她们四五十口人就住在这里，两人一个房间，有电风扇、黑白电视机。每天有服务员来打扫。饭是免费的，晚上可以早点休息，几天不碰男人，小凤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一种异样的、轻松的感觉。

早上很早就醒了，把门窗都打开，静心地等待走廊里出现的脚

步声。小凤很会听脚步，哪个是胖胖的，哪个是毛子的，哪个是张富的……小凤和他们都熟了，相互之间很客气；如果穿着便衣，无论如何是看不出他们身份的。小凤很喜欢听他们的脚步声，他们说话的声音，他们呈现在她面前时真实的脸庞，不管怎样，他们都还年轻，小凤的心里有一种异样的、轻松的感觉。

小凤还没恋爱过，有时她会胡思乱想的。

一天下午，小凤和芳芳被叫到毛子的办公室，办公室里还有一个叫金雅的女警察，大概是书记员一类的角色。小凤进来的时候，毛子和金雅正在说笑。毛子挠挠后脑勺说，搞什么搞，这种事应该派你们女同志去应付。金雅笑道，害羞了？你莫不是看上哪个姑娘了？毛子说，说实话，我还真有点看上你了。

小凤两人进来的时候，毛子就严肃了，递过来一张表格，指着门边的一张桌子说，那儿写。又看了看芳芳，问道，会写字吧？芳芳哎了一声，期期艾艾地点头。

小凤把表格填了递上去，毛子坐在沙发上看，半晌，半搭不搭地抬起头，认真地看了小凤一会儿，说道，好好的一个人，干什么不好，非干这个？

一直坐在椅子上的芳芳，这时突然抬起头来说，我是被逼为娼。

大家不防她会说这个，一下子都笑起来。毛子拿出一支烟，把烟盒啪地扔到茶几上，说，谁逼你啦？你以为这是旧社会呢？电影上学来的吗？

芳芳也笑，啜嚅着说道，我保证下次再也不犯了。芳芳的声音在发抖，像是要哭了。小凤不禁侧过头去看，一时搞不懂她是真的还是假的。

毛子说，你也敢保证？没得打自己的耳光！

一旁的金雅说道，有三进三出了吧？

芳芳愣了半晌，沉声说道，我大哥死了。造房子的时候摔下来

的……没钱治，后来就死了。我二哥……是个废人，小儿麻痹症，不能下地干活。他已经三十好几了，还没娶上媳妇……我们那儿穷，要不你问她——指了指小凤——我还有个弟弟，去年刚考上县中，成绩好，人也机灵，我妈说，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他念大学……我爹妈六十好几的人了，每天起早贪黑……家里穷，没有钱……就指望着我了……芳芳说得很慢，一句一顿的，听得出是用了些力气和感情。屋子里一时沉默了。

金雅问，你家里知道你是干这个的吗？

芳芳摇摇头，哇的一声哭出来，忙着擤鼻涕，拿手背去擦拭：谁愿意干这个？好好的，谁想去碰那些男人？都是畜生，不是人。

毛子疑惑地看着小凤，小凤很紧张，不知该说些什么。她只奇怪芳芳很会做，没错，她家里是很穷，她大哥死了；几乎是从天而降的，她突然有了二哥和弟弟。小凤点点头，向毛子说道，是真的。

毛子站起来，在屋子里走上一圈，先说了一通政策法规。毛子开始咳嗽，他大概也知道，他的这席话显得苍白无力，在这种场合，他的话不近情理，很冷漠，简直无聊。毛子合上文件，摆摆手，示意她可以走了。

小凤站起来，毛子说，你留下。

芳芳警惕地向小凤递眼色，小凤不敢看，把一双手像麻花似的绞起来。芳芳拿脚踢小凤，一边问毛子，那我走了？

毛子说，甬呀，还有什么花头都一块要出来。

芳芳一脸惊疑地说，什么花头？——很委屈的样子，一边畏畏缩缩地朝门口退去。

毛子重新坐回沙发上，跟小凤说，你呢？你哥哥也得了小儿麻痹症？你也要供你弟弟念大学？

小凤抬起头来，说，什么？

她的脸突然红了，她看见他在看她，她很慌张。整个下午，小

风沐浴在夕阳的光辉里，阳光透过窗户落在她的脚下，看得见的浮尘在空中飞。这屋里有一个男人，他未见得有多好看，穿着白衬衫，不大的眼睛，下巴很光洁。小凤平时很少有机会能见着男人——丹阳街的不算。她十九岁了。

今天下午他总在看她，有多少次了？他也看芳芳，看完了芳芳，又看她，微微蹙着眉头，那意思像在说，你怎么跟这种人为伍？——他瞧得起她。小凤平时总觉得别人都瞧不起她，单为这一点，她就感激他。他有多大了？二十六七岁了？听说已经结婚了，小凤没来由地吸了口气。这些天来，她突然发现自己像个少女，正处在情窦初开的年纪，收缩，紧张，微妙……啊，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好时光，这一个星期，七天。她认识了那么多的年轻人，都是正经男子……小凤平时最怕正经男子，只要有他们在场，她周围的空气就不一样些，她的心会像风一样地鼓起来，害羞，飘摇，没有边际。

毛子说，问你话呢。

小凤吃力地抬起头来，说，啊？

毛子唉叹一声，拿手枕住头，靠到沙发上。一旁的金雅哧哧地笑起来。毛子说，你笑什么？金雅说，老革命碰上新问题了，你平时倒是伶牙俐齿的。毛子摇着头，看着小凤又是咬牙又是笑的——大部分男子见着可爱的、可恨的女子，都会表现出的样子。

屋子里又出现了短暂的沉默。大凡这时候，小凤总觉得这沉默是为她的：他在惋惜。因为她是这里头唯一有高中学历的人，她不太爱说话，她走路的时候有一种老实沉着的调子，她不修眉毛，不涂口红，这天她穿着一件黄格子衬衫，她有很多很多的格子衫，都是这三个月来添置的，表姐说，你疯了呢。即便在丹阳街，她也不穿镂空黑纱裙，客人点她的时候，总有些疑惑；客人一再看她，小凤想，也许第二天她就会离开这里，回家，或者去一家公司打工。

她不漂亮，可是有很多人说她长得美，她知道，那是因为她身

材秀气，有一口好牙齿。她身上总还有别的是外表所不及的，一个戴眼镜的客人称它为质朴，小凤不由得想起她曾经喜欢的那些花儿，紫颜色的，小花小朵，一点都不夸张，可是现在还有谁会喜欢那些花儿？谁会有时间停下来，听她讲讲它们在风中、太阳底下、雨露里怎样生长的故事？

走廊里一阵风吹过，门被推开了，进来的却是胖胖。胖胖说，怎么样？快结束了吧？毛子叹了口气，只是笑。胖胖也笑，睨了小凤一眼，说道，都不好弄，那边已经闹起来了。毛子说，闹什么？胖胖说，都不想回家。

小凤啊了一声，站起来说道，什么回家？

胖胖笑道，这不是？又来了一个。

小凤回到房间的时候，表姐她们已经等在那儿了，翠儿在哭，芳芳坐在床上发呆，表姐说，这一招够损的，一星期来好言好语，原来是为来这一手。回头看见了小凤，说道，都知道了吧？

翠儿接口道，我反正是不回去的。

表姐说，由得了你吗？

翠儿哭道，怎么回去啊？回去怎么说啊？家里以为我在外头是做生意的，现在好了，又是警车又是押送的——芳芳探头纠正道，是坐火车，他们答应保密的，都穿便服，不走一点风声。

翠儿啐道，你是猪啊，为什么不动动脑子，偏听他们的。你整天只知道卖肉——芳芳朝表姐冷笑一声，嘟哝道，好像她没卖过一样——翠儿的声音高了八度道，是啊，我也卖，可是卖肉跟卖肉还不一样呢。

表姐朝翠儿瞥一眼，低声呵斥道，说什么呢你！嘴巴跟刀似的，越来越不像话了。

翠儿搭了表姐一眼，哭道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宁愿坐牢也不回去的。

表姐抱着胸脯冷笑道，坐牢也得有资格呀，你差远着呢——依